# 关于松江唐经幢的历史地理问题

杨　坤

松江唐经幢，建于唐大中十三年(859年)。是上海地区现存最古老的地面建筑，在现存唐代经幢中也是保存较为完整和体量较大的一座。建国以后，曾先后公布为江苏省乙级文物保护单位、上海市文物保护单位。1988年1月13日，由国务院公布为第三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。

它现在所矗立的位置，是在松江区中山东路西司弄43号中山小学校园内。虽然1964年修缮后，唐经幢被提升到现在地坪的位置，但点位未曾改变过。因此，唐经幢除了其自身所具有的文物价值外，自然还有着极其重要的城市历史地理的考古研究价值。

唐经幢题记给我们的信息，是乐安蒋复和吴兴沈直轸制造陀罗尼经石幢一所，“立于通衢”。已经讲明白立幢之地，是华亭县城的通衢。那么，是否就可以认为唐经幢立在华亭县城的十字路口呢？

从南宋《云间志》以降的华亭县城内的路桥记载，可以明确县城所采用的路网结构，是以丁字路为主干的。也就是说，华亭县城东西大街，西至通波塘东岸有支路往北，东至今方塔园望仙桥一线有支路往南。其余弄、巷，都是在此主框架上进行衔接的。另外在东西大道南侧，还有一条与之平行的市河，而唐经幢就在这条市河南侧百余米处。从南宋及其以后的华亭县城的河道、湖泊变化情况看，除了通波塘是兴役将其加宽、加深外，其余均逐渐湮塞或稍有疏浚而已。因此，虽然没有直接的文献记载，但从一千两百年前社会生产力水平来看，不难推测唐天宝十载　(751年)　华亭建县以后，其县城的地貌除了快速增加各种建筑以外，自然地貌并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。

如果这样的推测能够成立的话，那么过去对唐经幢立于华亭县城十字路口的说法，显然并不完全妥当。当然，造成这样的认识，也似乎和旧有关于唐代县级城市一坊十字街的结论有直接关系。那么，唐代的华亭县城是否就采用了一坊十字街的城市规划方案呢？

南宋华亭县衙署，其址在今天的松江二中校园内。以唐经幢得名的石幢巷，位于衙署西南一百五十步。在这个区域，有一处很重要的经济场所，那就是华亭县市。如　《云间志》　称“县治在市东北五十步”、“市桥在县西三十步”。正德　《松江府志》　还记载，“中和楼，在普照寺前，下临阛阓，民富物华，为一市最佳处。宋绍定间邑宰程熹建，张即之题额”。普照寺，其址在华亭县城东西大道北侧、今松江自来水厂一带，始建于唐代乾元年间　(758—760年)。唐经幢西侧，则是华亭西湖所在。这些虽然都是南宋　《云间志》　甚至是明代方志的记载，但整个布局使人不禁联想起　《东城老父传》。“大历元年　(766年)，依资圣寺大德僧运平住　(长安)　东市海池，立陀罗尼石幢”，这个片断记载，恰好跟华亭县城的普照寺、陀罗尼经幢、西湖、市等处所，一一对应。只不过彼称“东市”，而　《云间志》　称此为“西市”而已。

然则，华亭县有没有“东市”呢？在　《云间志》　中，县东南三百三十八步有“米市桥”。该桥又名“谷市桥”，崇祯　《松江府志》　称其已废，且有二：“一在棠溪书院东，一在兴圣塔东”。另外还有牛市泾，在玉带河北，西通徐家桥，东至龙门寺东城下。米市桥、谷市桥、牛市泾，应该都因与其相邻的市场而得名。根据步数推算，米市桥就在望仙桥北侧，仅两步距离。而据崇祯　《府志》，谷市桥位于照壁东侧。所以，米市大约是在今方塔园内望仙桥与天妃宫一带的地块内。元至正二十年　(1360年)，龙门寺自黄土桥迁至米市桥东南。同年正月沙门大欣撰　《龙门寺记》，称寺所处“南瞰川流，北通市阓”，印证了米市桥与牛市泾一带的市场，在元代仍很繁荣。南宋许尚　《华亭百咏·赵店》“日日黄尘路，喧豗涨市声”，可见西市也很兴旺。

唐代的长安城，在大内南门外设置东市和西市。南宋华亭县的米市、牛市，位于华亭县衙署的东南侧。始建于五代后汉乾佑二年　(949年)　的兴圣教寺，也紧邻米市。所以，虽然尚不敢直接断言，唐代华亭县城的规划方案就是长安的精简版，但宋代华亭县东、西市的城市格局，受到了唐长安城的深远影响，则是毋庸置疑的。而且松江唐经幢的历史地理坐标，也因为唐人小说里的建筑事例，而更加妥帖于当年经幢周边的城市环境。若然，则“市”有时和“通衢”的逻辑界定，是可以部分相通的。